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宋

王

雱

元

盜跖篇

夫達生之暫聚不役富貴利祿而自適其天性此盜跖如此而已矣莊子因而作盜跖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膾，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生，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鋪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曰。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瞑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則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

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食，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僞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立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

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方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

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

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

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夫大城衆邑，崇位厚祿，皆物之所以儻來。

也物之儻來則累於形累於形則傷於生
豈以有涯之生而役於儻來之物乎如此
則性命之正不存矣況人生於天地之間
其壽難及於百年而百年之中疾病憂患
則過半矣其所以安閑而自適者幾希豈
務役物而傷生乎此跖之所以不樂為諸
侯而所以自適其性也故曰天與地無窮之
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
聞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此莊子託
跖而為言其篇屬於寓言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真是也若弃名利及之於心則夫士之
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
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觀
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
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
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
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

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
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胃中也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
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
序五紀六輝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
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
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
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
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
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
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

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
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
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
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
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
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
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

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
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
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
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
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
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
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
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
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

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
為賢良非其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
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
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
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
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
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
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
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

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
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
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
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
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
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
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
籥之聲口嘆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
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
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
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
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醮○求○益○而○
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
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
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
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
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
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滿○苟○得○者○以○苟○得○外○物○而○充○滿○其○欲○也○無○
足○以○役○於○外○物○而○未○嘗○自○足○也○耶○此○莊○子○
製○二○子○之○名○而○寓○意○夫○子○張○賢○人○也○以○仁○
義○之○道○足○以○治○身○足○以○立○名○豈○必○苟○求○外○
物○而○傷○生○此○子○張○所○以○挫○苟○得○之○銳○也○然○
苟○得○者○惑○於○所○得○而○易○性○非○顧○仁○義○之○道○
不○立○歟○此○所○以○終○不○從○子○張○之○言○也○知○和○
者○製○名○也○以○中○和○之○道○足○以○治○心○足○以○行○
已○豈○必○役○於○貨○財○權○勢○而○傷○生○此○知○和○所○
以○窒○無○足○之○欲○也○然○無○足○者○惑○於○不○足○而○

動心非顧中和之道不存歟此所以終不信知和之言也此莊子託二子之感而以譏世俗之失性也故終於不亦惑乎之言也亦所以為寓言

說劍篇

夫天下國家者聖人之利器而其用必在於善藏而其權不可示人矣此莊子因而

作說劍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主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

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
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
三日，乃見太子。太子與見王，王脫白刃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王不拜。王曰：子欲何
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
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訖之，曰：天下無敵
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

之。舍待，退處幽密，則力旋天地，以發先。後之
傷者，則力旋天地，以發先。後之。舍待，退處幽密，
召而不則，力旋天地，以發先。後之。舍待，退處幽密，
久矣。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奉器也。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試。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無。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也。後之以發者，所謂力旋天地也。先之以
至者，所謂威服海內也。故處幽密，則百姓

日用而不知，幹萬化則萬物贍足而衣被
旋天地則與造化冥運而生成服海內則
以神道設教而無方，此周寓為天下國家
之道於說劍而趙文不悟其言也。復使莊
周就舍待命而試為劍，何其蒙蔽之過乎。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
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襄以四
時，繞以勃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
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

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臣諸侯天下服矣。此天
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
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
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
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
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
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
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
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
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

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度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度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天子之劍者。所謂天下之利器也。諸侯之劍者。所謂國家之利器也。度人之劍者。所謂有爲之器也。天下之利器。不可以強爲。

爲者所以敗之矣。惟能無爲而藏用。則天下所以自化也。故曰。天下服。國家之利器。不可以妄執。執者所以失之矣。亦能無爲而藏用。則四境所以自治也。故曰。封之內。無不賓服。有爲之器。不可以妄動。動者所以悔生矣。不能戢戈偃武而樂用。則國事所以自廢也。故曰。無所用於國事。此三劍者。莊子所以言帝王諸侯無爲有爲之道也。趙文遽悟周之所言。而致敬於莊子。故命宰人上食。而王親環繞。以盡禮。可謂幾。

於不惑也然推莊子作此篇之意則非爲
趙文而言之也故屬於寓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宋

王

雱

元

澤

傳

漁父篇

夫能忘憂保真脫於世俗之拘係而樂於
江海之游者此惟林漁父若是矣莊子因
而作漁父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
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
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
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羨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送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賤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入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諛，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眩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

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
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
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
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
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
靜之變○通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
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令不修之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乎○

夫造物者之造物○均受其命○而各付其分
矣○惟人一受成形○而不變○以待盡○故憂患
從而以為累○此漁父所以有四憂八疵○四
患之言也○夫有心者○必有我○有我則外不
能冥其極也○外不能冥其極○則衣食之不
足○爵祿之不持○貢職之不美○財用之匱乏
皆所為憂而已矣○憂既生○而務役其物○以

解憂故總佞諂諛賊險慝之疵亦從而
生矣八疵生則貪叨矜狠又從而繼生是
皆有心有我不能冥極之所致也惟庶人
大夫諸侯天子皆冥其極而無心無我則
衣食爵祿貢職財用皆度外之物爾豈能
累我而為憂乎故不憂而已矣不憂則自
得自得則入於無疵也八疵四患又何見
其交生乎此莊子託漁父以言其冥極之
事也周之所言豈為得已乎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

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
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
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
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
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真飲酒則歡樂
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
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
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
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
俗之所為○免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

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夫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笑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綆，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

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侂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桴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撲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

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內直而不假於物者。真也。內直者本於精也。不假於物者。出於誠也。故曰真者精誠之至也。故精全則與天為一也。誠至則可動於天也。如此則豈不動於人歟。惟不精不誠。不能與天為徒。而動於天。亦不能於人矣。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此篇亦屬

於寓言

列禦寇篇

夫知道達德而外不能遺形忘已。而與物同則未為至人而已矣。此莊子因而作列

禦寇之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瞽人。伯昏瞽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瞽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將水人

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
權也輕而猶若羣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
功吾是以驚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
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
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乎非汝能使人
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馬用之感

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慄又無謂也

夫至人者內所以藏其真外所以和其光
藏真者固欲遺其形和光者要不異於物
故所處則使人不貴已所為則使人不可
知與俗沉冥而中心自得此至人之道如
此也至於禦寇則不然雖曰乘風適性而
未能遺形齊物而外有所矜飾之齊則致
五漿之先饋也夫漿之先饋者此人之所
以致恭也恭而不已則生悅慕之心悅慕
之心生則皆歸從而保聚是已之所以反

為於物先也。豈為至人之道歟。此伯昏瞽

人所以有人將保汝之言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

遨遊者也。

巧者愈務其巧也。其形所以嘗勞矣。故曰巧者勞智者慮其有失也。其心所以嘗憂矣。故曰知者憂此皆矜能役物之累也。惟聖人敦兮若朴而未嘗見其能寂然無心

而未嘗見其求道遙於天地之間若虛舟之不繫也。故曰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

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豈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掙也。故曰今人之

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適天之刑。

夫鄭緩之為儒，弟翟之為墨，因其性之所然也。性者天之所付也。人受天之性，而其才各有所從也。緣其所從而習貫，則同於自然而已矣。故緩之才性從於學，其終所以為儒也；翟之才性從其儉，其終所以為墨也。故曰：造物者之報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其人之天者，所謂使之習貫而同自然也。緩不知其所以，而弟由已。

化而反勝已，故感激忿憤以傷生，所謂大惑而已矣。莊子所以譏其所惑也。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聖人安其所安者，所謂存其正正也；不安其所不安者，所謂亡其不正也。眾人安其所安者，所謂亡其正正也；正正存則所以為聖人，不正存則所以為眾人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評○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道若大路然知之所以為易也故曰知道
易知於大道則勿言所以為難也故曰勿
言難夫知道而晦默則無為也故曰知而
不言所以之天也知道而騰說則有為也
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惟聖人心得
於道而無為不有為故曰古之人天而不
人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
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
体道無為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
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亡道有為
而逆物情所以多兵而已矣故曰衆人以
不必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
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持之歟持之則
固難以存也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蹇淺而欲
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
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
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天下之世俗以遺問之具為其道。而以蹇
淺之知為其智。勞形敝神而欲以澤世而
導物。是迷於妙有之至道。而暗於太初之
其理所謂心惑而力不贍也。安知至人之
所為乎。夫至人入道之至妙。遊心於太初。

出處寢臥於無盡之域。而其行所以不窒
其用。所以無方。澤世整物。而天下莫知其
為也。豈若世俗之所為乎。故曰彼至人者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
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
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搗項黃馘者。商之所短
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
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闕傳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首。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

弗齒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同其功。不露其神。而付物自化。不顯其迹。而使人相慕竊。苟無為而復歸於朴素。豈欲為臣於時歟。此魯哀欲用仲尼。而顏闔告之以殆哉。圾乎也。夫奧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竊冥悔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今用於魯。而為輔臣。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辭。而擬之矣。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為。而天下不得不

喪真非所以爲致治之理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又曰難治也

此顏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

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

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闇蔽之人所以有我心也故有我則與

物不齊諧有心則與物相靡刃此所以離

內外之刑也夫與物不齊諧者自拘而所

以傷生也故曰離外刑者金木訊之與物

相靡刃者焚和而亦所以傷生也故曰離

內者陰陽食之此非不爲闇蔽之人乎故

曰宵人惟真人無我無心而物莫爲之累

安有傷生之患也故曰夫免乎內外之刑

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

有緩而鈇

人之心處於至虛之地而居於杳寂之際

不可以智度而已故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由其用而可知人心亦有其用而不可以知之故春秋冬夏旦暮之期是天之用也情貌願達緩舒之殊是心之用也天之用所期必至而可以知心之用所為難副而不可知此孔子之深歎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就義若渴者見義而為如得於飲也其去義若熱者見而不為而必熱於中也是有為而已安若不為之為歟非至人孰能與

此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夫君子之人端而虛勉而一內直而外不役物也故其忠足以致主其敬足以奉上其能足以剗煩其智足以應變其信足以不約其仁足以兼濟其節足以拯危酒不

足以亂其神色不足以悅其心此君子所
藏如此而挫銳解紛而與物無異小人所
以同之而難也然而必欲知於君子者此
莊子所以有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而
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
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
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
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之言也夫忠敬
智能仁信節法者此君子皆備於身而可
以觀之也觀之而不偽則小人固可以別

矣故曰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
而走孰敢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品鉅再命
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正考父三命而身愈
恭蓋曾子以祿秩雖厚而不足以爲貴考
父知軒冕倘來而不足以爲榮汝曾子謂
之心化而考父可謂形化者乎不如是則

莊子安得取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

內視內視而敗矣。

夫不思而得則所謂德之無心也。求而後得則所謂德之有心也。有心之德則害性也。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則心悅於外也。故曰心有眼有眼則不能反視而觀於復。惟務自內視外而喪其真。故曰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鬣長大壯麗。勇敢八

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者。皆生有我者也。惟能無我。則八極不足以爲累。三必不足以爲役。六府不足以傷生。非至人孰能與於此。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達於生則無生也。達於智則無智也。達於

命則順命也無生則形復於無為也故曰
達生之情者傀無智則心無所係也故曰
達於智者肖順命則任其壽夭也故曰達
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然而達生所謂窮
理也達性所謂盡性也達命所謂至命也
人有見宋王者宋王者錫車十乘以驕揮莊
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
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
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
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
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糞粉夫或聘於莊
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
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
其可得乎

莊子者可謂無心於物也前有楚之召則
引在笥之龜以自況而後有人之聘則指
入廟之犧以為喻是貴富不能累心也貴
富不能累於心則死生焉足以動乎此所

以繼言其死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

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

恐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鳶食

在下為蝼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

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夫死者時之適去也氣之暫散也去必有

其來而散必有其聚至人知其如此而豈

顧形骸之不葬歟此莊子所以有吾以天

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

物為齋送吾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之言

以言不葬之葬也夫不葬之葬反真也弟

子尚惑而恐其鳥鳶之所食非所以知莊

子之達觀也

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

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

亦悲乎

神明者佛氏之所謂大神大明也大神無

方大明有微明不勝神用有差別故曰明

不勝神夫神之所用見獨也明之所用見有也見獨則所以入於天而見有則所以入於人入於人則未免有感也故曰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宋 王雱

元澤 傳

天下篇

夫聖人之道不欲散散則外外則雜雜則道德不一於天下矣此莊子因而作天下

篇法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聖人之道散而百家之學盛其術行於天下而不一各以所為盡道而不可增益也故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為不可加矣安知道不止於一方乎故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在曰無乎不在夫道無乎不在則其妙所以為神而其微所以為明內所以為聖而外所以為王皆出於妙本之一也故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此莊子極明大道於終篇以言及神明聖王四者矣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宗者道之原本也。道之原本出於天。故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者未離乎陽也。未

離乎陽則天德之至也故曰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真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曰不
離於真謂之至人天者自然也德者自得
也道者無爲也任於自然而自得以無爲
則所以與化爲一也故曰以天爲宗以德
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仁者
愛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樂者和也出於
道之散而及遠也故曰以仁爲恩以義爲
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
子君子至人不及天人神人聖人矣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
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
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聖人之道其妙所以無方而其微所以及
物其精粹所以同於天地其生成所以周
於萬物其惠所以霑天下而其澤所以被
群民存於妙本著於粗末推而行之發而
至之未嘗不小未嘗不大自精至粗而無

有不在此聖人之道也故曰配神明醇天
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
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
在夫聖人之道其精本於至妙而所以為
其獨見其粗存於法度而所以使眾人之
可行是以搢紳之士能明之也故曰其明
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
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
明之此莊子所以卒明孔子之道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
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
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
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
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
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
之容

夫莊子之德不以萬物於其慮而能信其
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

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
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而後德德
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是知
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
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
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好莊子
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
莊子之意也昔者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
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
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

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
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
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以其
說教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
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
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
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不
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体也於是寄其心於此篇以自解
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
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之道哉又曰譬
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由百家
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明聖人
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
於宋駢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
徧一曲之士蓋欲以明吾之言有爲而作
非大道之全爾然則莊子豈有意於天下
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
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之用心亦

二聖人之徒矣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
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
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
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字法

道藏於內則聖也顯於外則王也百家之
術競起而散亂其道所以晦而不顯也故
曰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夫
道旣不明而不發世俗焉能見其全純乎
又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夫不見其全純者是道之所以
滅裂而諸子之言交起也故復言道術將
為天下裂而繼言諸子之異術此莊子為

言始終之序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
大賴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墨子記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
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

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
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
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
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
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
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
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

何○難○於○天○下○其○去○玉○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
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
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
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胫○無○毛○沐○甚○灑○擲
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踳○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

訾○以○觭○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
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
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
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
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
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宋○鉅○尹○文○聞○其
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

別者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曰。恐。不。得。飽。第。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

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髀。無。任。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
大聖推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
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
之隧全而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
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
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
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其風哉然惡可言常反人不聚觀
而不免於魼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
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繫乎
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
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
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
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
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

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詡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綢適。

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
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
於○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
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
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
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
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
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合○日○適○越○而○昔○來
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
南○是○也○記○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
之○月○有○毛○雞○三○足○野○有○夫○下○犬○可○以○為○羊○馬
有○卯○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踉○地○目
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
可○以○為○圓○鑿○不○圓○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
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
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
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
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
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

字法

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克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夫莊子叙墨子、宋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之徒，而皆言古之道術在此者，蓋明諸子酌取聖道之緒餘而各為一家之言也。然以關尹、老聃為真人者，以二子不假於物而為言出於性之至真也。故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周又自以其說為謬，悠其言為荒唐，其辭為無

端崖者蓋高言盡道而矯世俗之弊天下
必以其書為謬悠荒唐無崖也故自言之
而窒非可謂明達而先知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拾遺

宋王雱元澤

集

太廟之犧

周之為書特有寓而言耳討其文而不以意
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為
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
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為
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
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之犧以
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拒衰世之常人爾夫

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

春秋經世

聖人有論議無辯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議評而止辯者辯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辯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不得已也豈若眾人務辯以相示歟

罔兩問影

莊子之書兩言罔兩之間影以影之爲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爲在形豈知影實不待於形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

夢爲胡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胡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胡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

適自樂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萬物也

卮言

卮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爲言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爲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雜說

萬物之所道者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無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爲書而言及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羊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根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爲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之謂大富有之謂大

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鎔錐不怨飄瓦與夫不怒虛舟之意同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体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

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侈也德者已之所有也於已之所有入益之是侈也故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柰曲士指此而非之宜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冰井蛙之不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言顏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義先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莊子先言忘內而後忘外仁義內也未能忘外禮樂外也內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

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大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

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

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
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離動與物爲構者衆
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知斯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
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周曰德
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
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
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可致何
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
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致

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
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
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
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
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
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駕
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亡
象得象則亡言此亦莊子之意有異於世也
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
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

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爲一朝以曠代爲一府無人非爲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踈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

莊子曰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爲悔與無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况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惴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惴惴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知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不藏莊周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

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

止於良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

莊子之書有言真人至人者以真者言乎其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也故曰明不勝神

老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物由之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濇溟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

萬物芸芸而生成於中所以不見其極也

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道也安能舍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

莊子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為體在用為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

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
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
以親也

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
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
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時
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
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
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而
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